

戲劇音樂叢書之十七

送子入關

(歌劇)

朱漪著·任虹·止怡曲

東北書店印行



送子入關

1949.4.初版 哈·10000

基本定價 110元

(歌 劇)

送 子 入 關

朱 任 止 著
漪 虹 怡 曲

東 北 書 店 印 行

送子進關

(歌劇)

朱 蕪 著
任 虹 曲
止 怡

人物：姜玉國——解放軍戰士，功臣。
老姜頭——五十來歲，生產模範。
班 長——戰鬥英雄。
指導員——山東人，和藹待人。
王明勝——戰士。
陳同志——攝影記者。
通訊員。

開幕：天下大雪，道很不好走。

(老姜頭穿一身新棉衣，提一筐雞蛋急忙上)

老：(唱一曲)大雪紛紛落滿身，
北風嗚嗚吹的緊，
送我兒子進關去，
不怕道遠不怕冷。

(走近一山崗)

哎喲！好陡的崗子，不拄根棍兒是上不去啊。(找)這大雪地裏上那找棍去，這咋整？(無法)得！活人還能叫尿斃死了！慢慢地爬上去，加點小心，那能那末好就嗑倒了。(爬崗)

(唱一曲) 愈走愈滑好困難，

累滿頭都是汗。

哎！下崗更難走啊！

嗑倒還能爬起來，

怕只怕雞蛋要打爛。

(一不留神，還是滑倒了)

哎！掉在大雪窩子裏了，(掙扎) 哎喲！爬不起來了，這可

把我「踢登」了。(找人幫助) 喂！同志，行行好，快來攔

(扶) 我一把。

(班長抱一包花衣服奔上)

班：(扶老) 老大爺，咋掉在雪窩子裏啦？

老：(未注意班長的話，只管自己看雞蛋) 雞蛋一個也沒打爛，這可挺好。同志，多虧你攔了我這一把啊。(拍身上的雪)

班：老大爺！這大冷天，你出來幹啥？

老：(急忙地) 我給我兒子餞行去。他給家來信，說一兩天就開進關裏去了。我怕他想家，忙着來告訴他，家裏日子挺好，要他進關去好好幹。我就怕不趕趟，我得緊忙走啦。同志，謝謝你。

(兩人分路走開，老走兩步又回頭)

老：喂，同志，李家窩棚往那麼走？

班：這屯就是。(關心地) 老大爺，你兒子在那部份？

老：同志！你就在這屯裏住？

班：恩。

老：這可問對了。同志，我兒子在一營二連。

班：這屯有一營二連，在那排那班呢？

老：在四……哎！不對。在五排，也不對。(掏信) 他來信說的挺明白。(信掏不着了) 哎喲，慌慌忙忙的，信忘在家裏了。嘿，反正不是四排就是五排唄。

班：（笑）老大爺，一個連只有三個排，沒有四排五排。

老：那怎麼辦呢？

班：不要緊，你說說他叫什麼名字？我幫你打聽去。

老：那敢情好。他大號叫姜玉國，小名叫石頭。

班：（驚）我班上有個姜玉國，是不是中等個子，大大的眼睛？

老：那就是了。

班：脖根還有個大疤痕？

老：就是我那小子，那是他小時候淘氣，我打了他，落下的疤痕。

班：你老人家打鞍山縣劉家屯來吧！

老：說的正對。

班：那你可找着他了，他就在我這班上，我們一兩天就走。

老：（樂的無法）唉呀，可把他找着了。

（唱二曲A）我怕道遠不趕趟，

誰知走到正趕上。

求你快快領我去，

如今他在啥地場。

求你快領我去，我那小子在那疙疸住？

班：老大爺，你來的真巧，今天你老是喜上加喜啊。

老：啥？喜上加喜？

班：（唱二曲B）喜的是父子來相逢，

喜的是兒子立大功。

姜玉國當了大功臣，

又是戴花又披紅。

老：石頭立大功啦？

班：立了一大功。現在連上正開慶功會，你看（把手上拿的花衣服給老看），還扮秧歌呢。老大爺，快走，我陪你參加慶功大會去。

老：你先說說，他咋立的功。

班：咱走着說着。

（一起走）

老：（謙虛地）我那小子是付了頭性子，成天不哼不哈的，他能幹出啥大事來？

班：你別看他丫頭性子，他幹的事可露了臉了。這回在遼西大戰中，我們追擊王家屯的敵人，姜玉國三槍打死了三個敵人的機槍手，得了神槍手的光榮稱號。

老：神槍手！？

班：（唱三曲）王家屯的敵人想逃命，
咱們在後面追的緊，
忽然間，噠噠噠響連聲。
原來是敵人三挺輕機槍。
封鎖道路火力猛，
氣得同志們眼發紅，
氣的姜玉國大吼一聲。

他說：別看三挺機槍挺威風，我要把他都打啞吧了。

姜玉國忙把地形找，
隱蔽妥當就瞄準敵人，
只聽拍，拍，拍，響三聲，
三個機槍射擊手。
兩腿一伸命歸陰，
前後不到十秒鐘，
三挺機槍全都啞吧不吱聲。
平時練兵下苦功，
戰場立功逞威風，
全連都稱他神槍手，
老大爺臉上也光榮。

老：（樂）我那小子在家黏頭糊腦的，這要不是參加了咱隊伍，他一輩子也不能有這機靈勁兒。

班：剛來的時候，才逗樂子呢。聽見槍響，腦袋都縮到脖子裏去了。可打訴苦教育以後，不論戰時平時，工作學習，幹啥都不拉後。

老：訴苦？（懂事地）是訴地主給咱們的苦吧！

班：對了。（想起）那回訴苦，姜玉國哭了一天，說你們家臘月天五口人只有一條破棉褲，誰出門，誰才能穿……

老：誰說不是呢？那棉褲破的都露屁股啦。可是，同志，你瞅瞅，我這陣穿的棉襖棉褲，都是裏面三新的。不光我個人，咱全家都換上新的了。

（班長笑。後台傳出呼口號聲）

班：老大爺，就在這大院裏開會。（歡叫）你快看，姜玉國正在講話呢。（老不自覺的，貪心地想看，走前一步）老大爺，咱快走吧。

老：（不好意思）哎！黑呼呼這麼多人，我不去。

班：老大爺！快走，大夥兒還要請你講話呢！（推老走）

老：那我更不去了，莊稼院的人會說啥？我不去。

（兩人拉扯一陣，老堅持不去）

班：好，那就到連部先休息一下去。

老：那好。

（開二道幕。連部。桌子，兩個凳子，牆上有「尖刀連」大紅綢旗掛在正中）

班：老大爺，連首長都在開會，你先坐下歇歇，我把衣裳送去了，給你把姜玉國找來。（下）

老：（追上）同志，不用忙，等他演完了說再來吧。

（巡視一下屋子，把筐子放下，拍拍身上的雪）

每回往咱屯裏來送喜報啊，我心總「呼味」「呼味」直嘯，

老尋思許是咱石頭的立功喜報送到家來了？可等我出門一瞅，敲鑼打鼓打咱門口過去了，叫我心裏好不自在。我常跟石頭他媽叨咕，這陣咱家啥也不缺了，就缺石頭的立功喜報掛在屋子裏。哈！這回可得着了。縣政府可該給我送喜報來了。

（唱四曲）喇叭響，鑼鼓敲，

秧歌隊連扭帶唱更熱鬧。

劉大爺，王大嫂，

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都來到。

這個說：石頭真是出息了，

那個說：兒子立功爹也有功勞。

樂的我，不知該說啥話好，

樂的我，只顧咧嘴只顧笑。

（禁不住地哈哈大笑，但突然笑聲中止）

我想的太幹啥了，叫別人聽了該笑話咱沒出息了。

（周圍看看，沒有人，他才放下心）

咋還不來呢？一年多不見了，不知長成個啥樣子了。

（唱二曲A）不知長高沒長高，

不知瘦來還是胖，

吃飯睡覺好不好，

身板到底壯不壯。

（有些着急）還不來？這半天了，還沒演說完？我瞅瞅去。

（正要出門，指導員進來了）

指：老大爺！等的不耐煩了吧！姜玉國馬上就來，我忙着開會，也沒顧上來陪你。快坐下。

老：（有些窘）連長！

指：我不是連長，我是指導員。老大爺，抽烟。東北全部解放了，後方一定很熱鬧吧。

老：把大夥兒樂的沒法沒法的，秧歌隊白天黑夜連着鬧了三天三宿，我活這末大歲數，真是頭回見這熱鬧勁。（抽煙）指導員！這就要進關了吧？！

指：（誤會老的意思）快了。老大爺！這回姜玉國跟隊伍一塊兒進關去，你不用操心，一定叫他常給你來信，（少停）要是家裏有困難，我們可以幫助你。

老：（不快）指導員！你說這話幹啥？

指：（解釋地）老人們聽說兒子要離遠了，總有些捨不得，其實，也不遠，將來從這裏到北平，坐兩天的火車就到了。

老：指導員！你真會說笑話，我要是貪妻戀子的那號人，我也不來給我兒子餞行了，你是不知道啊！老百姓一提起那蔣該死，都恨不得一口咬他個十八瓣，都盼着自個孩子快進關去。……

指：（愉快地）那老大爺準是給姜玉國餞行來了！？

老：嗨！這你說算對了。（神氣地）我來看看他，幹的好，那就對，幹的不好，我得教訓教訓他。

指：幹的挺帶勁，今天在會上說，要爭取掛毛澤東獎章。

老：（關切地）他想家沒有？

指：剛來時候倒常想，現在早不想了。

老：（警覺地）剛來就想家，這回進關去，離家更遠了，又該想家了！

指：現在沒有問題，班上有同志想家了他還常教育他們呢。

老：指導員，我那小子有事攔在心裏不好往外說，他想家你也看不出來，我看這末的，一會兒我見着他啦，得考查考查他……

指：根據我的了解，姜玉國已經打消家庭觀念了。

老：（未理會）我就說他媽想他，要他回家去，（掏出信）這是農會給他的慰問信，我就說這是農會讓他回家生產的證明

信，如說他真的想跟我回家了，那我就告訴指導員，咱好好訓他一頓。

指：老大爺！你的意思是挺好，不過我看不用考驗了。他才立了功。你鼓勵鼓勵他就對了。（想起）老大爺！肚子餓了吧？

老：說實在話，今兒個忙着往這兒來，走的可真餓了。

指：我趕快找人給你做飯去，通訊員！通訊員！——

（叫着進裏屋去了）

（姜玉國披紅帶花，拿着肥皂手巾喜冲冲上）

姜：（唱五曲）慶功會上宣了誓，
打倒老蔣才回鄉。
堅決革命幹到底，
一定要參加共產黨。

（班長提一壺水上）

班：姜玉國！還不快走！

姜：（唱五曲）我要跟爹詳細嘮，
說我在這學了好，
自打訴苦教育後，
家庭觀念全打消。

班：你爹一定說，這才是他的好兒子呢！你先進去。

（姜要進門又出去）

姜：班長！我……我沒臉見我爹。

班：（奇怪地）這是啥話！當了功臣還沒臉見爹！

姜：班長！你還記得那回陳德生他爹來看他，考問了他三個問題，他爹還說，這陣家屬見了兒子，都要考個三問，要是我爹考問我，我咋答呢！

班：啥三問，我倒忘了。

姜：頭一個是問負啥責任？

班：你不是小組長嗎？

姜：第二個問立功沒有？

班：（緊接）眼面前就立了一大功。

姜：糟的是第三個問題。問參加共產黨沒有？你說我咋答？

班：你不是填了入黨志願書了嗎？

姜：可我現在還是個群眾啊！我爹一定會怪我，說我參軍一年多
了，還沒參加黨。

班：你各方面表現都够條件，就是沒經過戰鬥考驗，這回經過了
考驗，立了大功，我看黨委會一定會批准的。你把這實在情
形跟你爹一說，他就不會怪你了，快走吧！

姜：那我爹信不着我，你要給我做證明。

班：行！快走。

（進門）

老大爺！姜玉國來了！

姜：爹！

老：（楞了一下。不知從何說起）石頭！爹可把你找着了。哎！
長高了，也胖了，同志，在家他還瘦瘠各拉的，到了咱隊伍
上，倒把他養胖了。

班：在這兒，成天樂樂哈哈的，那能不胖呢！

指：（在老說話時上）老大爺！姜玉國長漂亮了吧！姜玉國！好
好跟你爹談談，說說你剛來時候想家，現在爲什麼不想了，
而且還能幫助別人了。

班：指導員！連長在會場上等你，要你趕快去。

指：老大爺！飯已經做去了。你們先嘮着，我一會兒再來陪你。

（下）

老：指導員！你忙去吧！

班：老大爺！抽烟。姜玉國！怎麼見了爹還抹不開開口了呢？是
不是我在這兒礙事？我走了，你們好好嘮嘮知心嗑。（
下）

姜：（拉班長，未拉住）班長！你不要走嗎！（見班長已走）我爹一定要考我三問了，班長也不在，我心直跳躑。

老：來！叫爹好好看看。這末老大的大紅花，比你參軍時候戴的那朵大多了。這胰子手巾都是給你的獎品！？

姜：（等爹問話）喂！

老：你怎不吱聲，不認識爹啦？

姜：（不好意思）爹！你坐吧。（搬凳子）

老：（自語）他怎不吱聲。是不是見着我就想起他媽，心裏不自在了！？八成是這末回事，那我得使剛才跟指導員合計的辦法，考查考查他。

姜：（搬來凳子）你咋知道我在這兒？

老：你是咋的了。是你自己寫信給我說，你在這兒啊？

姜：我……我忘了。爹！咱家分的地好不好？

老：分到兩垧頭等地，今年打了八石糧，還領了地照，這陣咱住在劉大馬棒的正房裏，大玻璃窗戶，日頭一出來，照的滿屋子通亮。瞅！這都換上新棉襖棉褲。每到過年過節。屯裏還給咱送禮，豬肉、白麵、粉條子，真是待咱太好了。石頭！家裏日子這末道停。你想回家不想？你媽可想你呢。

姜：（自語）我爹不正面來問我進步不進步，他從側面來考查我還有沒有家庭觀念，我爹也進步啦。（非常熱情地）爹！你告訴媽，叫她不用掛念我，等打倒了蔣介石，解放了全中國，我當了英雄掛上獎章就回家看她老人家去。

（唱六曲）藍天上掛太陽萬道金光，

姜玉國我當英雄光榮回鄉，

金獎章銀獎章掛在胸膛，

騎的是大洋馬又快又穩當。

鄉親們歡迎我殺豬宰羊，

喝一杯勝利酒滿面紅光，

前屯子後屯子都請我演講，

講一講爲什麼我得金獎章。

爹！那時候大夥兒要問我是啥英雄！我媽一定要搶着說「咱玉國是打南京抓老蔣的特等英雄」。爹！咱班長掛的就是毛澤東獎章，那時候我也掛上了。

老：（興奮地）那睜亮睜亮的牌子是毛主席獎章啊！（馬上又變成冷淡的態度）

好倒是好，你媽可等不到那時候，她要你今天就跟我回家去。

姜：爹！自打訴苦以後，知道不挖掉窮根，咱的好日子過不長，我就下了決心好好幹，也不想家了，剛才你又說家裏日子挺好，那我更該加勁幹了。

老：你真的不跟我回家？

姜：（着急地）爹！我真的早打消了家庭觀念；真糟，班長也不在，也沒入給我作證明，爹！我給你把班長找來，你問問他就知道了。（要下）

老：（拉他回來）你是咋的了？找你班長來幹啥？我是說要你跟我回家去。

姜：爹！你別跟我開笑話。

老：石頭！你看看我，我是你爹不是？

姜：你這是幹啥？

老：你說啊！我是不是你爹？

姜：咋不是呢。

老：這就得了，我跟你說，你媽要你今天跟我一起回去。再說這陣東北都解放了，在隊伍上也沒啥事幹了，該是咱回家的時候。

姜：（還不信）爹！你還……說笑話！？

老：你在我跟前二十來年，我啥時候跟你說過笑話？

姜：（覺得問題嚴重）真的要我回家？

老：（拿出農會的信）瞅瞅！這是農會給我寫的證明信，贊成你退伍回家，農會都寫了信了，你還不回家。

姜：（接信）姜玉國同志收，劉家屯農會。（非常生氣）他媽的，咱屯的農會也忘本了。（要撕信）

老：（忙攔住）你敢撕了？

姜：（丟在地上）我當你剛才是考驗我，誰知道你真的要我回家。

老：（自得地）怎的？

姜：爹！我跟你說，革命隊伍就是我的家，我不能回去。

（唱七曲）自從我參加了人民解放軍，
好比那瞎子睜眼看見光明，
首長們關心咱賽過爹媽，
同志們幫助咱更比骨肉親。
解放軍培養我文武雙全，
打仗生產能寫會算樣樣都能行。
當組長我起模範推動全班，
覺悟到爲人民不怕犧牲，
戰場上是神槍手留下美名，
進關後我更要努力上進。

爹！我有今天這樣的進步，都是首長們同志們把我培養起來，我離開了人民解放軍，我就會落後！（激昂地）爹！我寧死也不當落後份子。

老：你寡看見解放軍能叫人學好，你就不知道這一兩年，後方老百姓自個掌了權，腦筋也都開通了，你回到家裏，一樣能學好。

姜：哼！我看別人倒都開通了，就是你不開通，一個勁兒要我回家，過了兩天好日子，就忘了好日子打那兒來的了。

(戰士王明勝拿着罐頭餅乾上，聽見老和姜吵嘴，就在門外聽)

老：(雖覺兒可愛，但假裝生氣)哼！你說話沒大沒小，倒跟我對付起來了，啊？我說話你不聽了？

姜：(理直氣壯)我現在是解放軍的戰士，不服你管了，你說落後話，我就不聽。

老：(裝難過)哎！我好命苦！我爲了來接他回家，差點把腿都累折了，誰知道他忘了父母生養之恩，他不跟我回家去，唉！我好命苦啊！我不該來，這後悔也來不及了。(坐下)

王：啥？要姜王國回家？(繼續聽)

姜：我立了大功，你不樂哈樂哈，還說是命苦？倒是早先我叫日本子抓去當勞工，家裏窮的叮嚕，那倒是命好了？虧你說得出來？

老：好！好！解放軍個個都待我和和氣氣的，你倒跟我要開態度了！你還够得上革命軍人？你好好尋思尋思。你能够得上嗎？

姜：(覺得爹說的有理，默然蹲下)

王：哎喲！這可糟了。

(唱五曲)全班都說老頭好，
派我送禮表示慰勞，
誰知他……他來扯後腿，
活活把我氣壞了。

這還送個啥？他都要讓他兒子回家去，他就不配受我們的慰勞，才剛大夥還讓我請他到班上去講話，那更糟了，不但不會給咱們打氣，反倒把咱們剛打足的氣，都給放跑了。哼！我們白天黑夜忙着準備進關，他……他來破壞情緒來了，他媽的，真是個橡皮腦瓜不開竅，這不行，可指導員也不在？怎麼辦呢？對！我趕快去報告班長，讓班長來給這老頑固開開

腦筋，東西我也不給他，話也不要他講了。（跑下）

姜：我尋思了半天，我剛才對爹的態度應該檢討，我是解放軍，他是老百姓，他有錯誤，應該耐心教育他，要是把關係搞壞了，對咱隊伍影響可不好，我跟爹陪個不是去。（剛走兩步），我不給他陪禮。（蹲下）還是我先向他進行自我批評的對。（走到老面前）爹！剛才是我態度不好，你抽枝烟消消氣吧！（給他爹點烟。）

老：這才像個解放軍，（抽烟）答應跟爹回去了。這才是爹的好兒子，走！

姜：爹！你怎麼還是要我回去呢？你想想，你要現在領我回去，我這一年多的功勞都完蛋不說，我的臉可往那擱呢？

（唱八曲）同志們一個個殺敵立功，
你叫我開小差去當逃兵，
對不起共生死各位同志
對不起蔣管區的階級弟兄。

爹，咱更沒臉去見鄉親們，他們歡送我參軍的時候，我說：「鄉親們！我不打倒反動派，不回來見大家」好！現在回去了，大夥問我「你咋回來了？」你說我拿啥回答大家，

（唱八曲）鄉親們一個個把我來問，
羞的我低下頭不敢見人，
縱然我為人民有過功勞，
到那時前功盡棄留下臭名。
好比那白紙上有了黑印，
洗不掉擦不去永不乾淨，
那時節想後悔已經不能，
臭名聲到處傳多麼丟人。

爹！到那時候，你想再送我到隊伍上來。也已經落下臭名聲了。人人都要說你是老落後，自私自利。……